

職方典第四百四十二卷

河南府部藝文三

東西周辨

元吳澄

東西周有二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昔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鄭
鄆周公相成王定洛邑營澗水東瀍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鄭鄆於今爲河南又
營瀍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爲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於申生太
子宜臼又娶褒姒以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鄆及西戎入寇殺王諸侯逐西戎與申侯共立
宜臼是爲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於東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
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王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於皇晉師納
之入於王城入之次月猛終丐立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避之東居於翟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
王在翟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
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揚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

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鞶以奉王是爲東周惠公父子同謚以鞶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於王城是爲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爲一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桀嗣慎靚以上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於西周卽王城舊都也史記云赧王時東西周分治今按顯王二年已分爲二不待此時矣其後西周武公卒子文君嗣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氏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懸狐聚又六年秦滅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以二公分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爲西周對洛邑爲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爲西周對成周而言也大槩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以東周稱後以西周稱夫周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各居一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乎王也邵子經世書記赧王爲西周君與東

周惠公並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爲王東爲公矣知東之有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哉一周分治以來顯王慎赧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赧一代五十餘年王於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雲鮑彪注謂西周正統不當後於東周升之爲首卷於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既不知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爲赧王別謚反以徐廣爲疏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敵人卽有其地鎬之爲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於彼哉高誘注曰西周王城今河南東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爲鎬京也乎鮑又云郊廟屬河南爲東周殊不思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郊廟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友谷士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爲作東

西周辯

古今圖書集成

十賢堂記

前人

河洛之間四方之中也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固宜爲聖賢之所宅周成王時營建東都以會諸侯周公大聖畢公大賢俱以父師之重尹其民平王東遷遂爲王國吾夫子亦嘗一至而未久留也由漢及唐名士大夫之居洛者不一而皆未若宋中世之盛蓋吾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得天子大臣之位道不行於天下而私授其徒惟顏子曾子二人得其傳再傳而子思三傳而孟子孟子沒而傳者無其人夫子之道泯矣歷千數百年之久河南二程子出而孟氏之傳乃續同時邵子衛人也司馬公陝人也皆遷洛中張子蔡人也亦以邵程之在洛而時造焉五賢之聚於洛周畢以來之所未有也洛人張順中多其鄉之有五賢又思程子之學其原肇於營道之周而其流衍於婺源之朱廣漢之張東萊之呂至覃懷許文正公尊信四書小學書以教而國朝士大夫始知有朱子之學帝制以十賢從祀孔子廟後學躍然有所興起順中白其父市地於洛城宣仁門之北構祠屋祀十賢以致嚴事之誠其次以邵周司馬張程朱程呂許爲序蓋以齒之長少時之先後定也來京師求文以記予謂順中庶士也有志尊慕聖賢之學可嘉也夫果能遵許文正之教而上達

於司馬以行天下之達道循朱張呂之言而上達於程張周邵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實學也他日有光河洛其不在斯乎若徒立祠以祀之則亦虛文而已道者人人所同有聖賢者人人所可學其爲之也亦惟實用其力耳順中勤哉

河南瑞麥頌

趙允迪

百穀茂兮盈田疇種之微兮惟鄰鄰金與生兮火與收覆隴畝兮黃雲秋兩合穎兮三並穗四垂金兮周系帶驚野老兮見來未作歌謠兮薦嘉瑞二千石兮其惟良匪監候兮誰可當來賓僚兮躋公堂望北闕兮遙稱觴百拜稽首兮俯伏言颺一人有慶兮萬壽無疆

龍門記

薩天錫

洛陽南去二十五里許有兩山對峙崖石壁立曰龍門伊水中出北入洛河又曰伊闕禹排伊闕卽此兩山下石罅迸出數泉極清冷惟東稍北三泉冬月溫曰溫泉西稍北岸河下一潭極深相傳有靈物居之曰黑龍潭兩岸間昔人鑿爲大洞爲小龕不啻千數琢石像諸佛相菩薩相大士相阿羅漢相金剛相天王護法神相有全身者有就岸石露半身者極巨者丈六極細者寸餘趺坐者立者

侍衛者又不啻萬數然諸石像舊有裂聲及爲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鼻其耳其手足或缺焉或半缺全缺金碧裝飾悉剝落鮮有完者舊有八寺無一存但東崖巔有疊石址兩區餘不可辨有數石碑多仆其立者僅一二所刻皆佛語字剝落不可讀未暇詳其所始今觀其創作似非出於一時其工力財費不知其幾千萬許蓋其大者必作自國君次者必王公貴戚又其次必富人而後能有成也然予雖不知佛書抑聞釋迦乃西方聖人生自王宮爲國元子棄尊綱而就卑辱舍壯觀而安僻陋棄華麗而服朴素厭濃鮮而甘淡薄苦身修行以証佛果其言曰無人我相曰色卽是空曰寂滅爲樂其心若渾然無欲又奚欲費人之財殫人之力鐫鑿山骨斷喪元氣而假像於頑然之石節金施采以驚世駭俗爲哉是蓋學佛者習妄迷真先已自惑謂必極其莊嚴始可聳人瞻敬報佛功德又操之以輪迴果報之說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賢愚一皆前世所自爲故今世受報如此今世若何修行若何布施可以免禍於地獄徼福於天堂獲報於來世前不可見後不可知迷人於恍惚茫昧之塗而好佛者溺於其說不覺信之深而甘受其惑至有捨身燃臂施財至爲此窮極之功設使佛果夸耀於世其成之者必獲善報毀之者必獲惡報則入寺歸然諸相整然朝鐘暮鼓繙流慶

讚燈燈相續於無窮又豈至於蕪沒其宮殘毀其容而荒涼落莫如此哉殊不知佛稱仁王以慈悲爲心利益衆生必不徇私於己而加禍福於人亦無意于銜色相以欺人也予故記其略復爲之說以祐好佛者之惑又以戒學佛者毋背其師說以求佛於外而不求佛於內明心見性則庶乎其佛之徒也

伊洛淵源錄序

黃清老

聖人之道自孟子沒其學不傳歷漢晉隋唐溺於異端邪說一千五百有餘年矣濂溪周子始倡道於舂陵子程子廓而大之振綱絜維發鑰啟鍵曰致知曰篤行曰存養曰省察蔽之以一言則曰敬體用動靜本末上下以一貫之嗚呼至矣昔在春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不行吾夫子作六經天地賴以有立迨及戰國楊墨塞塗孟子闢之人道由是不墜程子之生去聖人遠矣乃能因遺經繼絕學辨佛老子之道得以復明於萬世孟子以後一人而已當是之時天下英才雲從風應立其門傳其學祖述推明左右羽翼雖資器有大小聞見有淺深要其功化一變歷代習俗之陋而反之於唐虞三代洙泗以來未之有也朱子取其最顯著者四十有六人彙於一編題曰伊洛淵源

錄竊惟伊洛之傳在諸子辟之水焉其行乎地中支分派別奚啻萬不同然窮其所出則初無二源也嗚呼盛哉大參趙郡蘇公志在斯文藏此本既而嘆曰詞章之盛性命之衰也盍廣吾傳乎時湖北道貢憲仲溫公見之曰是錄天命存焉人不可以不聞道豈獨學者哉乃以公帑鏗於鄂宮嗚呼學者讀伊洛之書求伊洛之道尙論其人及其世與其所友而有以興其高山景行之思則此編者亦可以見大意矣

河南府儒學修井記

明王邦瑞

嘉靖丙申秋八月河南太守張公修鑿井成有泉湧如有亭翼如往來井井厥施斯普井在郡學東隅舊無名稱公命名如前教授李君某率諸士詣余乞紀始末嗟乎自余童時爲諸生覩茲井湮廢也恒爲興慨今又三十年始有張公豈非奇遇耶按郡志不載井所自始嘗詢耆年者曰少見茲井泉最騰涌水最甘美遠近汲者如市四竅並出石爲之穿其年大旱城中井皆竭而此獨無恙洛人賴之無何而塞維井之道通於世用又在學宮而可塞耶燕日與張公論學校因及此井公爲心惻乃有是役且河南古洛陽也天地之中陰陽之和北邙嵩高之周環而伊洛瀍澨之會也靈氣所鍾

後先豪傑彬彬乎其盛矣今舊井復渫可用汲將使王明並受其福余雖不能文安能不志焉耶記曰昔讀易至井卦而有得於學之義何也井者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學校者養賢之地固待以養民而觀其自養也自養之道學之而已矣學之道復其初而已矣是故水之性厥初維冽人之性厥初維仁義易之爻曰井冽寒泉食井泥不食夫泉之初未有不冽者而歲積日染泥沙穢之善井者浚滌其泥則冽之初復甘醴上登養而不窮卽今修井是也不然泥固日深寒源日塞卒至無禽豈泉之罪哉人性之有仁義猶井泉之冽也是故親親之謂仁敬長之謂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也是之謂良知良能達之天下性之初未有不仁義者而知誘物化人欲害之猶泉之冽淆以泥也善學者遏其人欲擴充其良知良能戒慎恐懼存之以靜忘怒哀樂察之以動學問思辨蹈之以篤行高明廣大析之以致知仁必純乎其仁一念之勿仁者遏之義必純乎其義一念之勿義者遏之人欲既遏則仁義之初復由是而之焉謂之道足乎已無待於外謂之德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上焉以仁義事君下焉以仁義澤民勳績著於當時聲聞垂於後世而學之道畢矣不然人欲日交仁義日塞蓋將無以自立而何有於學豈性之罪哉由是觀之

學所以明仁義也仁義所以自養而養人也性焉之謂聖復焉之謂賢世之所謂博聞彊記雕章繪句而不根諸性猶井之球欄玉甃金瓶瑤甕而弗汲泉也豈聖賢之學哉故孔子曰井德之地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諸士孔孟之徒也其將惕然以思乎張公從政仁足以廣惠義足以正風浹洽於吾郡三年矣蓋平生之學得諸寒泉故井以造士諸士昕夕觀井之冽而食也其將惕然以思乎因記之石重爲諸士望焉張公名某字某保定易州人也

後耆英會記

前人

耆英會何以義起也何以名後耆英也前有作者今倣其義也厥記惟何相儆戒示不忘也昔在宋元豐間文潞公留守西都富韓公與司馬溫公皆還政居里其餘大夫以老自逸者一時爲盛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之會乃集羣公之老而賢者十有一人爲耆英會仍圖形于妙覺僧舍而溫公又序其事且列載籍迄今垂五百年洛中閭里猶能傳頌之以爲美談固吾洛人之所崇拜而歆慕之者也方今聖人在上海內乂安吾輩得以優游田野歌咏太平皓首蒼顏同躋壽域可謂幸矣因仰前修竊取其義亦置酒尙齒相約爲會雖勳業位望不足以擬潞公諸賢顧所以爲會之義則一也

溫公序謂樂天之會志趣高逸潞公之會樂善無厭又謂洛中舊會尙齒不尙官爲風化之本由是觀之前輩之心術氣象居然可知義甚高矣故至今傳之今吾輩生同里少同學壯同仕老同歸隱矧有昆弟姻姪者其義亦素厚矣而又同際於一時燕集於一堂衣冠偉烈俎豆具設顧不有義存乎是故必規過勸善以相益必開誠敬直以相與必共休戚通車馬以相恤必虛心強恕以勿施其所不欲則不徒得會之文而實得其義於潞公何讓焉嗟乎義之理大矣反是則爲利利者義之辨也絕忠告而適己便推之於萬事無所往而非利皆樂天潞公之所不道也故曰舜與蹠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故斯會也孳孳焉惟義是圖惟有媿前賢是懼山人迂拙得叨從諸公之後每聞其議論而樂觀其義故爲之記曰耆英會者以義起者也夫以義起則今之可傳於後猶昔之可傳於今也夫奚疑同會者爲羅溪詹公名椿兩岩李公名天倫東穀孫公名應奎梅亭于公名淳野雲劉公名成學嵩少李公名天成任村戴公名梗暨山人爲八人若公又繪爲圖山人作記亦用元豐故事山人者誰鳳泉王邦瑞也

創修新安縣磚城記

呂維祺

吾邑小如黑子著面而在春秋爲王城在漢爲東垣以形勝則漢關巋然紫氣拂鬱八陡橫其左郁山拱其右青要荆紫諸峯列峙於後昔稱重地有由然哉地重而或輕之則亦執于地利不如人和之說夫地利之與人和交相重也昔頤魯公守平原增城浚隍人或迂之卒以恢復唐業爲八十郡先或曰方今天子一統無外安用一丸泥封函谷而王公設險易何諄諄耶吾邑爲洛上游城廣不越三里高不出三仞且以土爲之市兒出入若通衢時數有修葺輒圮民疲于奔命督修者且以爲奇貨可居也萬曆乙卯之秋製吾邑錦者爲玉節王公公下車初仰視雉堞壞觀睥睨卽愀然曰嘻晉陽保障安在哉顧以歲之不易民生之不育未易卒舉也越三年稍稍告稔物力漸裕所節省捐俸凡若干可以卒城工之半遂慨然鳩工庀材陶磚鑿石身董其事寒暑不輟經始於四十六年四月迄今年秋功成北至超雲門東抵奎峯總計高二丈五尺長二百四十丈是役計費不資皆公自捐省不煩公不累民公之惠於吾邑者侈矣予東遊齊以量移啟事暫依子舍不敢問戶外事日惟坐斗園彈琴讀書嘗試登高四望則山川之凝抱形勢之凌聳壯哉重地猶昔而孤城雄視萬堞爭高若相與錯映環合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昔季武子有嘉樹晉大夫韓宣子來聘譽之武

子曰願封殖此樹以無忘甘棠是城之成我公之甘棠也我邑人願封殖此城以無忘公傳曰預備不虞軍之善政也而魯隱公之于邊吏亦曰慎守其土而備不虞公之微意蓋寓于此且公來蒞吾邑凡四春秋蝗十之四旱十之六公畢力撫之民不知歲惟時驛政疲累邑人重苦之富者貧者逃予與二三士紳議所以拯之而公力破旁撓之議以救此一方赤子且欣然欲發棠救饑停徵甦苦公於地利人和蓋兼之矣適予北發有日若邑弟子孟君化鯨張君君德劉君定國等皆沐君之德化也者公加意百姓而德化首及士故士皆感公之德化思所以效之也適與茲役會於是訪予徵記且曰公之于茲役也增修城守以明有備捐省俸金以明不貪不動民夫以明不擾一勞永逸以明節愛因荒營造以明救饑一舉而五善備子其一言記之以明邑人之思公比于周人之思召伯也因予戒裝不遑從事及盟津阻凍方克屬草起而視河嘆曰睹河洛而思禹功邑人之于公亦猶是也非獨此也且以勸後之尹吾邑者公諱鉉字君實玉節乃其別號是爲江右之吉水人登丁酉賢書爲政于茲邑凡所興革動有繩度尙氣節軫民苦甘棠之遺茲不悉述

請免河南糧疏

前人

臣聞善固本者必先元氣救危痼者首重腹心以今天下之大勢京師元首也九邊肩背也東西財賦所出榮衛也而臣鄉中原腹心也百姓則元氣也淮徐則漕運之所經而京師之咽喉也慨自軍興旁午轉運呼庚於是徵輸繁而元氣病矣秦晉之寇流毒中原而腹心病矣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輸輓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斗米千錢者有採草根木葉充饑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墳溝渠者有鶴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簷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兼以流賊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有防河之驚擾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補祿夫臣曾待罪錢穀極知司農仰屋自難執經生用一緩二之說然而正賦不可減矣加派不可驟停矣連年舊逋固難盡蠲也獨不曰有大荒屢饑之區并追數歲必不能應耶三分預徵或濟急用也獨不曰名盈而實虧但緩一歲卽歲歲見徵耶額外拋荒責數年之逋亦正理也獨不曰此沙鹵河灘荒糧之補祿不皆實額耶舊徵未完新餉已催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呼之門樹有啼鴟盡灑鞭朴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常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

而爲盜不可得也欲使姦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窮貞之不率而奸不可得
也或猶曰黃河天塹可恃耳頃聞賊已冰堅渡河矣天河以北苦兵河以南苦荒今荒猶故也又苦
餉矣餉已不支也又苦兵矣荒而加以餉又加以兵更不支也又苦連荒之餉連荒之兵矣傷哉民
也誰非赤子父母兄弟夫婦男女墊隘愁苦靡所控訴一至此也萬一浸假而賊續再有渡河或浸
假而攻陷城池則秦蜀之道梗河洛之齒寒或浸假而盤踞嵩永等處之深山則巢穴老而剽滅無
期或浸假而南窺楚東窺鳳泗淮徐則藩籬撤而漕運可虞天下事尙忍言哉書曰民惟邦本本固
邦寧傳曰勿使滋蔓蔓難圖也夫人有肩背肢駭病而心腹不病者卽或病而猶能滋榮衛以載元
首何者其元氣固也臣鄉之元氣何如哉伏懇我皇上深惟天下之本急賜乙夜之覽勅部議復速
查河北河南果確係見罹兵火連年荒旱地方准免加派預徵以收拾思亂之人心以預遏附賊之
口實仍乞一面勅下督撫按諸臣力扼餘寇於黃河冰堅之隘無使續渡及占山爲巢者無使東越
洛汝襄葉一步至於宿壽鳳陽等處皆逼處震鄰之地尤宜預防奔突以圖徙薪徹桑之計總之固
元氣以靖腹心謹咽喉以寶榮衛於以堅元首之戴而苞命脈於不拔者其豫圖之矣

嵩書序

李維楨

民部傳元鼎善古文詞尤精於史記以爲六經之鼓吹旣令登封討論中嶽故實倣史記八書著嵩書五年而後成釐之爲篇十有三蓋自天文地理古今帝王封禪祠宇都會城邑公卿大夫士生於斯仕於斯隱於斯遊於斯所紀載題咏與仙真之遺蹟鬼神之災祥緇黃之託處鳥獸草木之品彙巨細兼該圖史畢具矣余仕中州從釣臺望嶽近在几席三度欲往皆以事奪每用爲恨今得是書臥而遊之幸甚昔鄭夾漈馬貴與藝文類目名山有記有錄有譜有圖而稱書自元鼎始登通志有盧鴻一嵩山記而嵩山有書自元鼎始易之觀陰陽書之導山水詩之識名物春秋之明褒貶禮之節文樂之律度體例並舉貫三才總百家卽以伯仲史記言有大而非誇也元鼎有逸才好倜儻大節爲刑部郎狂且闖入青宮將爲要離荆軻之所爲執下司寇以事出非常邪議紛起元鼎力贊主者默定爰書戮一人而逆謀膽落主鬯以安尋推擇使讞三晉所平反數百人獄牒爲天下第一役甫竣抗疏指陳闕政多批鱗語疏留中忌者中之謫籍事白卽其家起爲南度支郎其僚有居前功者已驟躋卿列而元鼎絕口不言遂無殊尤之擢隨牒平進不得休足輦下夫嵩嶽降神生申及甫